

青龙山:青山古刹结“释源”“西游”神话开此篇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一支跨越万里的旅队风尘仆仆直奔洛阳而来,队伍里两名深目高鼻的西域僧人和马背上层层包裹的经卷格外引人瞩目——这看似普通的一天,却是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佛学东渐”。两位僧人正是享誉天竺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马背上驮载的就是那犹如钥匙般即将开启中国佛教历史的梵文经卷。

西域高僧为何跋山涉水来到中原,他们与巩义青龙山,与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又有何关系?走进青龙山,一场跨越近2000年历史、影响深远的“穿越”就此开启。

“明帝一梦”始创“释源祖庭”

佛教传入中国,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说法不一,但大众比较认同的是东汉明帝时期。《后汉书》记载: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项佩日光殿庭飞行,甚惑”。第二天朝会询问,得知是西方出了位圣人“教人向善,法力无边,人尊为佛”。明帝向往,派遣使团出使西域求取佛法。随后便有了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驮载佛像画卷和梵文经卷等来到洛阳的故事。

明帝亲自接见两位高僧,把他们安置在鸿胪寺住下。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翻译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经》,之后便云游四方。途经巩义青龙山时,见此处“尘嚣阻隔,山水灵秀”,遂在此创立慈云寺。4年后,他们曾经“工作”过的鸿胪寺,也因“白马驮经”而创建为“白马寺”。

依照慈云、白马、法王三座寺院遗留碑刻自报建寺时间排序,慈云寺建于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法王寺建于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寺中现

“太祖一赞”天陵化“青龙”

得名“青龙山”,源自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一声赞叹。

查阅《巩县志》可知,青龙山古称霍山,亦称天陵山,民间另有桃花山、万佛山等俗称。取名天陵,主要在彰显其高峻、难于攀越;桃花山,则是这里春季满山遍沟盛开山桃花,给人印象格外深刻。又因山内山外有慈云寺、铁佛寺等佛寺寺院,故称其万佛山。而北宋定都开封后,司天监于方圆数百里内仔细勘察选择修建皇陵的最佳处,后选择巩地修建北宋皇陵,按“五行”的说法,赵匡胤将宋陵东面的天陵山赐名为青龙山,钦

存明代《重修慈云寺碑记》明确记载:“慈云禅寺距县治东南青龙山中……自汉明帝永平七年有摄摩腾、竺法兰自天竺嘉兹胜概,始创为寺。”《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记》碑文中记载“慈云寺,肇自汉明永平七年,僧摄摩腾、竺法兰云游此山,睹其胜慨,发心创建,躬荷畚鍤,亲执斧斤,诛茅斩茨,辟云构烟而成寺。”这些篆刻于石碑上的文字,如同一把钥匙,解开了中国佛教起源的迷雾;慈云寺作为中国早期的佛教寺院,不仅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也开启了中外文明交流的文化史诗。

几经兴废,历经汉、唐、宋、元、明、清多次重修,今天的慈云寺更像金庸先生笔下的“扫地僧”,它虽不如少林寺、白马寺出名,却暗藏绝学,是公认的“少林共祖,白马同乡”。

巩义市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慈云寺现存52块石刻中有7块是“国保”。最著名的当属明天顺四年(1460年)的《释迦牟尼双迹灵相碑》和《青龙山慈云禅寺五十三峰圣境之图》碑,堪称全国罕见的艺术珍品。其中《释迦如来

封其为“天下第一风水宝地”。

在青龙山所在的巩义大峪沟镇民权村,还有另一种民间传说:三国时期青龙山北麓的南山口曾落过一条青龙,后得救升天,当地官员奏报朝廷,魏明帝曹叡认为祥瑞之兆,赐名青龙山,并改元为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

1998年,青龙山被河南省林业厅批准为“青龙山森林公园”;2009年被批准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013年慈云石刻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被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00年,慈云寺内石刻被列

双迹灵相图》由玄奘法师从古印度带回中国,先后在西安、山西等地名寺进行镌刻,但因种种原因,只有巩义慈云寺这件《释迦如来双迹灵相图》保存完整,具有十分珍贵的史学和考古研究价值。《青龙山慈云禅寺五十三峰圣境之图》碑更是绝世珍品,画面中慈云寺端居中央,周围环列53座山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圆地方”的理念赫然显现。碑的阳刻是慈云寺立体示意图,青龙山五十三峰山势、观、禅房凝聚于一块石碑,山间的小径、溪流都清晰可见,二老谈经峰、祖林、大天门除妖蛛、黑龙池等地名更让人浮想联翩。

在文化学者阎铁成看来,慈云寺碑刻不仅廓清了汉传佛教的肇始历程,复原出慈云寺释源祖庭的地位,更展示出中原文化的博大胸怀,演绎了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融汇涅槃的恢宏史诗。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亲自为慈云寺题写“释源祖庭”的匾额,继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也为慈云寺写下“华夏作寺之始”,彰显了慈云寺的重要地位。

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国务院将其升格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寺中修复的祖林、华严阁、白衣阁等建筑,既延续着“修旧如旧”的传统,也承载着文旅融合的新使命——“青龙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历经升级改造,作为巩义周边少有的“水韵秘境”,以崭新面貌焕新登场。景区精心打造了环湖步道、绿荫长廊、探险登山等健康体验项目。青龙潭、黑龙潭、捧月湖形成了一个自然水系,环湖步行,既可以游玩在青山绿水之中,又可以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在“西游”文化爱好者看来,慈云寺与《西游记》的关系,不仅是地理与文本的映射,更是精神内核的共鸣;《五十三峰圣境之图碑》描绘的“天圆地方”格局,五百僧众散居峰顶、闻钟云集的场景,更是“天宫瑶池”“灵山法会”的投影;后寺河“四十五里流沙河”恰似通天河的倒影;天然弥勒大佛高坐山巅,仿佛在俯瞰取经路上的劫难与顿悟。

或许,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考古材料证实吴承恩就是在慈云寺写下《西游记》,但“青龙山是《西游记》的载体,慈云寺是《西游记》的灵魂”这一论断,将这山、这人、这书、这传奇,凝为一体。青龙山、慈云寺的存在也告诉世人,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历史的土壤、生长于文化的交融。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青龙山美景

核心提示

“玄奘西行”起源“西游神话”

2024年8月,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风靡世界,“吴承恩在慈云寺创作《西游记》”的说法引发广泛关注,也再次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青龙山。

《西游记》与青龙山究竟是何关系?这就需要说到一位传奇人物——唐代高僧玄奘。据寺内《重修青龙山慈云寺碑铭》记载:“三藏法师于此开演大法,广渡群迷。”玄奘幼年出家于距离青龙山不远的净土寺。少年玄奘常往来于两寺之间,对青龙山的奇峰幽谷、佛寺传说耳濡目染。后来他西去天竺求法,17年后携佛经回到中原,终成一代佛学泰斗。随后玄奘奉旨来到慈云寺重修寺庙。刻于明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的《重修青龙山慈云禅寺碑铭》记载:“至于唐三藏禅师,奉敕重修庄严宝地。”

不难想象,玄奘登坛讲经之余,将西行见闻娓娓道来,这些见闻又由众僧代代传扬。在时光的酝酿发酵下,这些故事与慈云寺周边的山妖水怪神话渐渐融合,形成了脍炙人口的“唐僧取经传奇”。几百年后,这些传奇故事,又吸引明代吴承恩追寻玄奘足迹来到慈云寺,遍览青龙山水,聆听取经故事,写就不朽名著《西游记》。2003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与河南大学召开《西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根据慈云寺的碑刻与传说,专程把会议由开封移到巩义召开,与会专家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达成共识:“青龙山是《西游记》的载体,慈云寺是《西游记》的灵魂。”这一论断,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紧密勾连。

在“西游”文化爱好者看来,慈云寺与《西游记》的关系,不仅是地理与文本的映射,更是精神内核的共鸣;《五十三峰圣境之图碑》描绘的“天圆地方”格局,五百僧众散居峰顶、闻钟云集的场景,更是“天宫瑶池”“灵山法会”的投影;后寺河“四十五里流沙河”恰似通天河的倒影;天然弥勒大佛高坐山巅,仿佛在俯瞰取经路上的劫难与顿悟。

或许,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考古材料证实吴承恩就是在慈云寺写下《西游记》,但“青龙山是《西游记》的载体,慈云寺是《西游记》的灵魂”这一论断,将这山、这人、这书、这传奇,凝为一体。青龙山、慈云寺的存在也告诉世人,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历史的土壤、生长于文化的交融。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寄语郑州,要融合好悠久历史和现代文明,展现新担当、创造新辉煌,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大山大河大平原”为风貌特征的郑州,拥有“文武双全”“文韬武略”的特质。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安伟指出,郑州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主根主脉所在地,是我国八大古都和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必须担负起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现代文化,立足“文武双全”城市特征,擦亮“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城市品牌。

本报联合郑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策划推出的【风物郑州】——“见山见水见城郭”系列报道,将陪伴读者,持续全方位、多角度探寻郑州的独特自然与人文之美。

箕山:栖居千年山水间 甘守清寂留风骨

颍水向东蜿蜒,北岸揽尽游人如织,南岸绵延稼穡葱茏。箕山如屏,以分水岭之姿切割出迥异的水土与文明——汝河,这条流淌着女娲补天遗韵与大禹治水史诗的河流,悄然将山脉南坡的涓涓细流纳入怀抱,却让山北的颍水独揽了隐士风骨。这里曾是许由掬水洗耳之地——他抛下尧帝的江山,转身走入山间,用一瓢清泉,浇熄了华夏文明对权力的第一声喧哗。箕山,自此成为隐士的图腾。

岩为骨:时空折叠的沉默证言

嵩箕山系在亿万年地质运动中构造,36亿年的时空里,藏着比“禅让”更远古的记忆。

寒武纪灰岩裸露的断崖如刀劈斧削,将山体雕刻成嶙峋的“地质年表”。颍水切割出贯穿大地的裂痕,宣告原本相连的山体早已奔赴不同的命运——

嵩山带着“五世同堂”的岩层向云端生长,箕山守着初心,在时光长河里站成不屈不挠的志。

箕山扬名,缘于许由。许由何许人也?《庄子·逍遥游》中说,尧帝欲让天下于他,他却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作答,避至箕山。

司马迁登箕山寻许由家,最终在《史记》中写下“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一个“盖”字,道尽传说与史实的微妙分野,却也足见

水为魂:颍河畔的千年隐喻

箕颍高风,山幽水清。在许由祠(庙)西1000米处,有一红石池,名龙潭,水出箕山内,炎夏凉爽无比,传为许由避暑处。

“箕阴避暑”是登封八景之一。明朝登封县令傅梅诗曰:“独爱云林境界幽,绿荫蔽日翠光浮。弃瓢崖畔排烦热,洗耳溪边枕细流。每有凉风来树底,更无尘事到心头。许由巢父今何在,千古箕山五月秋。”

墙为脉:古今碰撞的共生寓言

2016年,一场“古法实验”在箕山展开:全国十几省石匠高手,用箕山特有的白砂石,复刻5公里古寨墙。

登墙而上,不仅能触摸到带着太阳温度的砂石,还能解锁360°全景视角:北望太室、少室双峰如屏,登封城区的繁华尽收眼底;西瞰东华和大金店的田园风光;南面蜜蜡山与小熊山的层叠叠嶂美到窒息;向东望去,徐庄古镇与波光粼粼的白沙水库构成绝美画卷。

从老商城的夯土到国棉厂的红砖,从二七纪念塔的琉璃到“玉米楼”的玻璃幕墙,裂变的骨骼始终在拆解中重构。当我们在墙的变迁里读懂时间的慈悲,便会明白:墙,不是阻隔,而是令过去与未来在此握手,让坚硬与柔软彼此成全。

其信而有征方肯跋涉之诚。东汉蔡邕在《琴操》中描述许由的极简生活方式:夏居树巢、冬宿洞穴,以山间野生食物果腹,手捧河水解渴——有人赠其水瓢,他用后挂于树上,风吹瓢动有声响,遂弃瓢。晋代皇甫谧《高士传》以寥寥数笔定调:“许由生于箕山,卒后又葬于箕山。”箕山就这样与许由互为注脚,成为中华文化中隐逸精神的图腾。

从空中俯瞰,箕山如青龙横卧,东高西低绵延40余公里,与嵩山群峰遥相呼应。形似簸箕,地势平坦,西南端为王莽楼山,东北端为主峰青龙峰,海拔723米,四周古石墙围拱的遗迹。考古学者推测,这些石墙或为古代军事要塞,或为先民躲避战乱之所。

箕山之名,亦如历史长卷中一卷未阖的竹简,隐士、文人循许由足迹而来,在石壁上题诗,在溪旁结庐。

洗耳泉不远处,有一棵古槐,相传为许由手植,苍劲的墨色虬枝以奇异之姿揽月临风。当地百姓认为是巢父所种,称其“巢槐”。抬头仰望,正午阳光下,嶙峋枝丫有的舒展成篆,有的被擦成狂草,书写许由洗耳避世、巢父牵牛远遁的哲思。乾隆年间登封大旱,八荒龟裂如陶片,唯此泉涌流不息。

经考证,洗耳泉并非流入箕山

箕山之巔,一座高逾三丈的许由墓静立,像一座圆形古堡,被小寨城墙温柔环抱。

箕山山民世代绵延守护许由墓冢,现任守墓人古铜色面庞泛着岁月浸润的红光。这位年近八旬的老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乍起时,率先创办砖瓦厂勇立时代潮头,历经商海浮沉终返祖荫,青衫布履日夜守望,至今已逾二十寒暑。当地村民至今恪守着世代相传的“不争”之道:秋收时节总要在田头留足三垄稻穗,让山雀斑鸠也能饱食越冬。这份“舍却三升粟,续得万年香”的智慧沉淀在古碑的偈语里,更融进了日常生活——每当村干部调解地界纠纷或家宅矛盾时,说说上古高士许由的故事,原本面红耳赤的乡邻

人为镜:从岩层到信仰的嬗变

许由寨山门向西不远处就是许由庙。农历六月初九是许由忌辰,每年这一天箕山香客如潮。许由庙前香火缭绕,青烟扶摇处尽是祈愿还愿之声。对面微君大戏台笙箫彻云锣鼓喧天,忠孝剧目次第开演。山门前庙会市集绵延,商贩云集,货摊林立,糖画面塑映日生辉,杂耍魔术各逞奇技。这场糅合了千年信仰、民俗欢腾与人间烟火的祭典,裹着盛夏炽烈山风,既反衬林壑苍翠之幽,亦增添登山览胜之趣、走亲访友之暖,恰似一卷从《清明上河图》里裁下的鲜活断章。

就此读懂,箕山的隐逸并非消极避世。许由之隐,非弃天下,乃守天下——是以清洁的精神对抗时代的浮躁,以孤独的坚守守护文明的根系。

恍若千载后王道生的一腔孤勇,让隐逸的深意再次照亮前路——1994年,“中国百家姓”电视剧组到访箕山,时任登封市东金店乡(现东华镇)党委书记的王道生在协助取景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箕山作为许姓发源地历史文化价值。他将个人热情转化为系统的文化工程,20多年深耕,让“祖乃许由,根在箕山”的钟磬之音回荡四野。

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今日箕山,正以这样的姿态,为喧嚣都市提供一剂清醒剂:在快与慢、进与退之间,如何找到生命的平衡?

落日西沉,36亿年的岩层仍在生长,以微不可察的速度。暮色中的箕山,轮廓渐隐,唯余颍水的波光与星月辉映。人类总渴望趋同,但大地早已给出答案:

真正的独立,从不需要割裂对抗,而是在“断裂带”两侧各安其位——

有人如箕山,甘守清寂,在隐逸中成全“鹪鹩一枝”的生命哲学;有人似嵩山,拥抱层叠,于攀登中追逐“峻极于天”的壮阔理想。

求仁得仁,各美其美。或许世间最深刻的共鸣,恰在于尊重差异,让灵魂以各自的独特性进行对话。记者 苏瑜 李晓光/文 周甫/图



青龙山



箕山山顶平坦,犹如簸箕,故名箕山